



检察官灭噪记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韩 颢

为

学者呼吁

打通

「数据孤岛

做好未成年

温

Q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个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典型案例,涉及校车安全、强制报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等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充分展现了大数据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社会公益、促进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雷小政分析说,在大数据赋能驱动前,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等法律监督普遍存在局面个案突破、监督方式较为被动等问题。最高检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通过大数据赋能,对于今后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而言,实现了个案向类案、由被动向主动、由办理向治理的转变。

在他看来,以大数据赋能驱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显著特色是信息优势。通过打通关键数据壁垒,实现执法司法信息共享,不仅发展了大数据检察、数字建模比对等技术手段,而且克服了许多信息盲点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形。

雷小政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缺乏必要的信息共享,相关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就像盲人摸象,发现的多是局部性、阶段性问题,较难实现实质性的协同保护,更遑论司法机关的参与、推进溯源治理。

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最大优势是高效。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都培植认为,将未成年人信息录入系统后,可以方便翻阅查找,并通过数据间的比对,及时发现问

题,让数据发挥更大价值,极大提升工作效率。都培植同时提醒,要实现大数据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赋能,应注意数据的客观性。大数据协同办案时,数据的客观真实性至关重要,应当在法律框架下进行严格的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等。

值得关注的是,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制度的规定要求,对未成年人负有保护义务的责任主体繁多,要使数字效能得到更有效的释放,需要打造更为先进的数据系统。

雷小政指出,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许多地方的数据孤岛现象依然较为突出。有的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主要数据与信息仍处于纵向分割、横向独立阶段,与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雷小政建议,要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部门协同,应当积极发挥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职能。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立健全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大数据平台,实现未成年人检察数据库与网信部门、民政部门、群团组织等相关案例库、数据库等的对接和共享,全面实现融合式监督。

都培植认为,在强化大数据赋能的同时,要加强数据安全监管。2021年1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在处理一些特殊的未成年人信息时,更加彰显数据安全的重要性。然而,实践过程中,都培植发现,由于程序不规范、使用不当、工作失误等因素,导致实践操作标准不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被泄露情况时有发生。202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具体标准和操作程序等》进行全面细化。

在都培植参与论证的一起案件中,江苏泰州(化名)几年前遭受近亲属性侵,身为受害者,晶晶在后续考公、就业时,却因近亲属有违法记录被拒之门外。

都培植认为,法律不应当基于违法者所犯的错误而对无辜的被害人做出不利评价。为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甚至终身伤害,2022年5月,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牵头区法院、公安分局、司法局、民政局、妇联、征兵办等6部门首创受近亲属侵害记录特别封存机制,共同签订出台了《关于对被害人受近亲属侵害记录特别封存的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在涉及被害人及其子女入学、就业等问题时,职能部门不得向招生、用人单位等提供被害人受近亲属侵害所产生的违法犯罪记录;被害人及其子女在入伍资格审查时不受该记录影响。都培植认为,海陵区通过多部门联动,完善了信息保密机制,为未成年人保护打上了“温情补丁”,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雷小政认为,完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数据标准化以及协同有关机关、部门同频共振建设高质量的数字共享平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许多技术层面的创新与智慧型场景应用还需要进行更为全面、客观的评估,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雷小政指出,在未成年人保护数字化改革中,有必要以实证研究为基础,针对数字化问题归集分析、数字应用创新研发、数字化监督办案效果评估、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比率、执法司法数据质量提升等方面进行更长时间的探索和总结。

他们拨打市政热线投诉,校园周边噪声治理专项活动组进行走访、劝说商户,才让校园周边重获宁静。

大数据上阵治理校园周边噪声污染

经历了校园周边的噪声执法后,杨明他们萌生出一个新想法:运用大数据技术,治理校园周边噪声污染。

团队成员联合教育部门,走访了辖区内30余所中小学。他们发现,校园周边的噪声污染并非个例。

南明区地处贵阳市中心区域,截至2022年,辖区内共有中小学89所。部分学校距离菜市场较近,叫卖声此起彼伏。部分学校附近有建筑工地,打桩声吵得师生难以忍受。

为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杨明和同事联系到一家专门做噪声检测的厂家,着手在辖区内28所中小学安装噪声监测设备。由此,噪声检测系统初步成型。

杨明介绍说,噪声检测设备24小时运行,每隔20秒检测一次分贝值,并将噪声划分为不同等级。例如,一天之内出现多次,且持续时间3到5个小时的噪声为红色等级;持续几分钟、不重复出现的噪声为黄色等级。

通过对午休、夜间休息重点时段进行检测,这一系统会对噪声进行初步识别,分辨其属于商业噪声、交通噪声还是建筑工地噪声,并将异常数据发送短信至相关执法部门和检察机关,由此可以快速识别出噪声源头。同时通过数字化技术识别出飙车噪声后自动报警,固定制噪证据。

这一系统落地后,从数据抓取到定位涉案人员,执法部门和检察机关节省了不少时间。自从2022年4月开展校园周边噪声污染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当地各职能部门整治辖区校园周边噪声污染共计26处。

要多措并举,还校园一方清静,承办这一专项活动的检察官刘玉坦言,校园周边噪声污染治理问题有待长期考察。她认为,要考虑到商业叫卖的合理性,还要考虑建筑工地的经济效益。从根本上治理交通噪声,还在于通过加装隔离护栏、隔音墙等手段,这类市政工程需要财政支持。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联动交管、环保、教育、综合行政执法等单位,成立校园周边噪声治理专项活动组,累计识别出参与道路飙车、炸街人员59人,并协调妇联、团委等对其中15名未成年人及家庭进行法治教育和家庭教育。从那之后,校园附近夜里的飙车次数明显减少了。

求自己热爱的事情。但深夜炸街严重影响附近居民、学生休息,必须制止。

杨明特别注意到,这些竞速爱好者有的刚走出校园、踏入社会,有的早年辍学,有的还是在校学生。考虑到其中有许多未成年人,杨明和同事决定深度了解具体情况。

化妆侦查当晚,杨明和同事主动与这群年轻人沟通,了解清楚他们的人数、竞速规则和竞速花样。考虑到高架桥距离地面约40米,强制执行可能会导致他们加速闯关,甚至受伤,杨明和同事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

与飙车党深入交流后,杨明发现,他们并非十足顽劣。面对执法部门和检察机关的检察教育,这些年轻人愿意听,也愿意改正。杨明认为,如果有合适的场地,他们或许不会选择在闹市飙车。

2022年4月,这项整治初见成效:南明区人民检察院联动交管、环保、教育、综合行政执法等单位,成立校园周边噪声治理专项活动组,累计识别出参与道路飙车、炸街人员59人,并协调妇联、团委等对其中15名未成年人及家庭进行法治教育和家庭教育。

刘蓝感到,从那之后,夜里的飙车次数明显减少了。

贵阳市第二十六中学也曾饱受噪声困扰。学校附近有钢材市场,每逢有商户拿到大订单,都要放鞭炮庆祝。二十六中思教处主任王春红说,有时老师正专心地上课,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突然响起,打断老师的思路,吵得同学们听不到老师的话。鞭炮声往往还会持续几分钟,师生们不得不暂停下来,等鞭炮放完再继续上课。附近的三所学校都不堪其扰。

当天晚上,杨明与同事前往甲秀高中蹲点调查取证。杨明是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工作人员,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看到骑摩托车炸街的人群,也没有等到摩托车的轰鸣声,将近一夜的蹲点取证扑了空。

飙车队伍不是天天来,检察人员不分昼夜蹲守在校内也不现实。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与一家专门做噪声检测的厂家合作,着手在校区内、校区与飙车路段中间的位置以及飙车路段上安装噪声检测设备,通过专业设备获取噪声数据。

刘蓝注意到,一栋宿舍楼的外墙上安装了噪声检测设备,正对着立交桥,办案检察官在手机上就能实时看到噪声数据。办案检察官还嘱咐老师们,夜里听到飙车噪声要立即反馈。有时刘蓝夜里值班,听到飙车的轰鸣声就赶紧给办案检察官发信息,对方总是秒回,还多次深夜赶来。这让刘蓝有些不好意思:他们白天那么多工作,晚上还要抽时间办案。

几天后,杨明和同事联合交管部门,调取同时段道路监控,初步确定飙车事件确有其事。

走近飙车党

不少喜爱飙车的年轻人会在短视频平台发布飙车视频、活动信息以及生活日常,寻找有共同爱好的伙伴。杨明了解到这群年轻人热爱竞速活动,但他们没有合适的竞速场地,现有的场地或是费用太贵、或是距离太远,于是深夜在马路飙车。

杨明称,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在追

图片新闻



2022年8月11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周思娟通过场景模拟游戏,为黄泥兜村的孩子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知识。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事实孤儿找到了家

受限于信息数据壁垒,特别是执法司法信息没有实现共享,除人工排查和自主申请外,难以及时有效掌握未成年人父母因涉案被羁押或有政策规定的其他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做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并非易事。

社区、学校、检察机关多方爱心接力救助事实孤儿

2021年9月30日,小月的母亲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官,我如果被判刑,我女儿怎么办?她爸爸被判了十年,现在还在服刑。接受采访时,小月的母亲一直念叨着。检察官对在押人员子女监护缺失问题高度重视,立即开展走访调查。

这段时间我都是自己上下学,晚上害怕了就抱着娃娃睡。失去父母照料的日子,在隔壁县城打工生活的小姨不定期为小月送些生活用品和零用钱,但因难以解决住宿和转学等问题,小姨不便将小月接去一起生活。

孩子的父亲正在服刑,母亲又因涉嫌诈骗罪被逮捕,两人均已无法正常履行监护职责,那么小月是否属于事实孤儿?想到此,承办检察官立即开始翻找、研究有关政策规定。

2019年,民政部、最高法、最高检等中央12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规定,父母双方均处于服刑在押、强制

隔离戒毒或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等情形之一,期限在6个月以上的,可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小月的父母虽然属于规定的情形之一,但其母亲被羁押的期限还不满6个月,暂时无法将小月直接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获悉这一情况后,民政部门主动承担起临时监护小月的责任,经与小月的小姨多次沟通协商,小月暂由其小姨负责照料。小月所在学校也为其制订了帮扶计划。

2022年4月,小月的母亲被逮捕满6个月,承办检察官将调取到的小月父母服刑或在押的证明书移送民政部门。经专人上门开展资格确认和关爱帮扶,评估确定小姨为小月的监护人,在签订委托监护协议后,民政部门将小月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如今,小月每月可领取1767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小姨也辞去外地的的工作搬过来一起住,家的感觉又回来了。

会不会还有像小月这样监护缺失的孩子没有被及时发现?亲历帮扶小月的过程引发承办检察官深入思考事实孤儿这类困境儿童的保障落实问题。

2020年,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扩大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对象的范围,通知提出,要防止因信息共享不及时等原因发生漏保。

承办检察官意识到,受限于信息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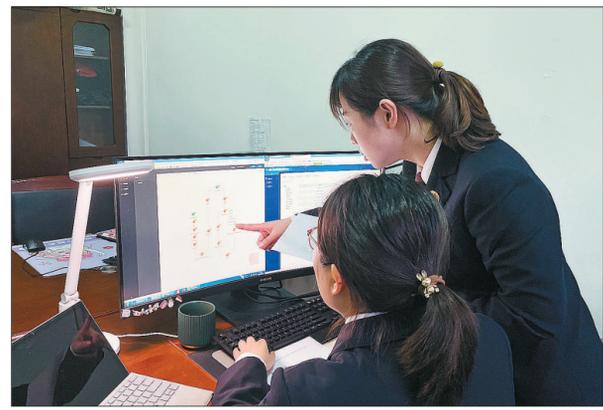
壁垒,特别是执法司法信息没有实现共享,除人工排查和自主申请外,难以及时有效掌握未成年人父母因涉案被羁押或有政策规定的其他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做到应保尽保,不漏一人并非易事。

数字化智慧发现、救助隐性事实孤儿

2022年7月,该地检察机关主动联合公安机关,以智慧发现事实孤儿为课题,展开了需求调研、数据汇聚、建模分析。经过数月的探索攻坚,两部门合力研发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智慧发现救助数字化应用模型。

承办检察官介绍,模型汇聚了辖区常住人口中的未成年人信息,并关联匹配父母等监护人信息,搭建起全量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信息数据库,经与各数据主管部门多次衔接,打通数据共享路径,将全量数据库与人员强制隔离戒毒、服刑逮捕、重残死亡这五大数据库进行自动比对碰撞,进而精准发现符合认定条件的隐性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这名检察官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智慧发现救助数字化应用模型首批汇聚了市辖3个区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信息数据20余万条,通过系统智能运算,并经人工核验,发现有14人属于事实孤儿,其中9名已在册纳入保障,还有5人有待确认后纳入保障。



2022年8月,浙江某地检察机关承办检察官正在探索研究数字化应用模型。受访者供图

检察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保护

去年我儿子儿媳入狱,留下这一双儿女,就靠我这点退休金勉强维持生活。没想到你们会主动上门提供救助,太感谢了。2022年8月,该地检察机关通过模型预警发现了15岁小静和8岁小华这对姐弟监护缺失的线索。

调查发现,2021年6月,姐弟俩的父亲因涉嫌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同年11月,母亲又因涉嫌被执行逮捕。两人实际被执行限制人身自由措施期限均在6个月以上。

一时间,姐弟俩的日常生活陷入困境。爷爷奶奶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仅靠每月为数不多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年近七旬的爷爷只能到广东打工赚钱。初步调查后,承办检察官迅速将相关

线索材料移送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派专员上门开展救助,以最快速度为姐弟俩发放每人每月1767元的生活补贴,协调办理了转学就近读书,姐弟俩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同时,检察机关将9名已纳入保障的事实孤儿列为回访关注对象,从监护状况、户籍管理、受教育情况等民事权益保障为切入联动多部门持续开展关爱帮扶工作。其中,以支持起诉形式帮助患有脚疾的事实孤儿洋洋申请法院判决指定监护人,协调多部门为其提供就医、就学、心理等方面的救助服务。

事实孤儿保障工作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旨在通过检察能动履职,推动形成保护合力,以大数据赋能力实现惠民政策精准到人,救助保障及时到位的良好效果。承办检察官说。

(文中未成年人均化名)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韩 颢